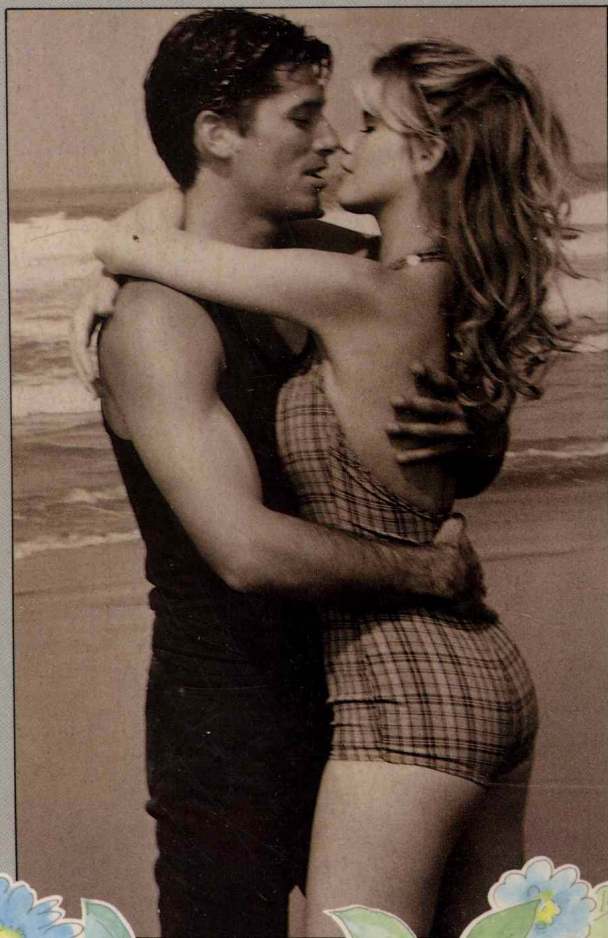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逾矩的罪人

The Trespasser

[英] D·H·勞倫斯／著 程愛民、王正文、斐陽／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逾矩的罪人

〔英〕D·H·勞倫斯／著
程愛民／等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逾矩的罪人

〔英〕D・H・勞倫斯／著
程愛民／等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譯本序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帝國主義時代動盪不安與危機四伏的背景下，西方社會出現了信仰上的真空。人們試圖從哲學的高度對社會、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各種矛盾作出解釋，於是有別於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現代主義文學就應運而生。

由於十九世紀末期英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取得了輝煌成就，湧現出了以蕭伯納、哈代、威爾斯、高爾斯華綏和貝內特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作家，因此英國現代主義文學直至二十世紀初才初見端倪。然而現代主義文學在英國卻得到了迅速地發展，到勞倫斯和喬伊斯出現時，英國現代主義小說已進入了高峰時期。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英國工業發展的進程加快，到了二十世紀初，終於實現了全國規模的工業化。隨著工業化和機器文明地迅速發展，農村經濟瀕臨全面解體，殘餘的宗法感情也日益消失；森林和田野遭到污染與毀壞，人們越來越淪為機器的奴隸。

英國的許多作家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已經在其作品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道德、宗教和哲學作了批判。到了二十世紀，英國現代主義文學則以更大的力量表現了這樣一個確定不移的事實：資本主義的機器文明束縛人、摧殘人，迫使廣大的人民遭受悲慘的、受壓抑的生活。這一主題在勞倫斯的作品中反映得尤為深刻。

*

D·H·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一八一五——一九三〇)是二十世紀英國現代文學的一個巔峰，也是世界文學中爭論最多、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他於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生在諾丁漢郡一個煤礦工人家庭。父親性情暴躁，經常在酒醉之後打罵妻兒；由於婚姻生活的不幸，他的母親只得將全部的愛轉向兒子，這一切對勞倫斯的心理產生了異常的影響。勞倫斯的經歷，在其帶有很大自傳性的《兒子與情人》一書中有詳盡的記述。勞倫斯一生寫了許多著作，除了長篇小說之外，還有短篇小說、詩歌、遊記及文學評論文章。

一九一五年他完成了《虹》，但出版不久即被扣上「有傷風化」的罪名而遭到查禁。勞倫斯不甘屈服，繼此之後又寫出了《虹》的續篇《戀愛中的女人》，引起了更大的轟動。

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因觸犯有關淫穢出版物的管制條例，被禁止在英國出版。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勞倫斯病逝於法國南部。

弗洛伊德心理學對勞倫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小說除了《死了的人》（一九一三）之外，無一不以性——性愛、性騷動、性變態——為題材。當然，勞倫斯並非耽於描寫性愛或色情，他所要表現的是在現代機械文明和工業社會裡受到壓抑、趨向分裂的自我，那種遭到扭曲的人性和受到挫折的本能。

勞倫斯認為：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的首要罪惡是它壓抑和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特別是性和性愛的本能。他的作品力圖表現：以心理為中心的人的自然本性如何受到機械文明的摧殘，人與人之間和諧自然的關係又如何遭到了破壞。

他認為，只有使人的全部自然本性，特別是性的欲望得以充分發揮，才能克服資本主義的罪惡；只有使人的原始本能充分復活，才能使機械統治下暗淡無光、鬱鬱寡歡的人類生活發出照人的光彩，才能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恢復和諧的關係。

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在性的問題上，勞倫斯反對性和性愛本能的任何束縛，鼓吹徹底的性解放，主張回歸到充分自然的狀態中去；他的人物都是力圖迴避一切社會責任的「自然人」。如果說勞倫斯所主張的是性關係要擺脫對金錢和私利的依賴或者是要擺脫資產階級虛偽的道德觀念和所謂的「文明」的束縛，這是進步的，有合理因素的。但是，兩性之間的愛

情和兩性之間的關係是一定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要反對任何形式的限制，擯棄一切社會和道德的約束，這又另當別論了。

*

勞倫斯的作品全都深深地植根於英國的土壤。通過這些作品，他向讀者描繪了在工業化和機械文明逐漸成爲主宰一切的社會力量的時期，人們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相互關係上的變化。小說《逾矩的罪人》(The Trespasser, 一九二二)就是一部這樣的作品。本書雖是勞倫斯繼《白孔雀》之後創作的第二部小說，但它卻包含著勞倫斯後期作品的基本主題。

這部小說的內容並不曲折，主要講的是主人公西格蒙德的一段婚外戀情。西格蒙德是一個樂團裡的提琴手，同時兼任家庭音樂教師。他有妻室、兒女，但婚姻卻並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因此他愛上了自己的學生，年輕的海倫娜。從此西格蒙德便陷入痛苦的情感煎熬之中，並由此奏出了一曲苦澀、悲戚的愛之歌。

西格蒙德苦於家庭生活的沉悶、生活的壓抑，於是決定背著家人，與海倫娜一起到一個小島上呼吸兩周自由的空氣。他們在那裡度過了一段短暫又難忘的時光。他們擁抱著似多情又多思的蔚藍大海，編織著寧靜而又浪漫的情侶之夢，真可謂飄飄欲仙，陶陶欲醉。

然而，人處在矛盾的狀態之中，夢是無法永遠做下去的。漸漸地，西格蒙德感到心中有

一種若隱若現的不安。直覺和理智同時告訴他，海倫娜儘管姣媚迷人、聰明可愛，但在她對他的情感中似有一種占有成分：占有他的肉體、他的精神、他的一切。這種不安帶給他深深的痛楚，因為被占有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而沒有自由的愛是可怕的。

他思前想後，再三定奪，終於告別了海倫娜，回到自己的家中。然而他的回歸並未帶給他「懺悔」的機會。他頓時發現自己處在妻子和兒女如刀似箭的鄙視和冷漠的包圍之中。他做丈夫和父親的權利與資格在家人的眼中已經名存實亡。他看不到出路和希望；身心的疲憊與思緒的重負使他透不過氣來，他想休息了。於是在經過一個多感的夜之後，他懸樑自縊，靜悄悄地去了。

*

在勞倫斯筆下，西格蒙德實際上是一個機器文明的犧牲品。他作為藝術工作者的職業和他的浪漫天性與工業化社會格格不入。這具體體現在他與家庭關係的緊張、對峙和移情他戀上。在機器主宰的社會裡，藝術成了一件無足輕重的裝飾。作為一名從事音樂工作的提琴手，西格蒙德的收入十分菲薄，滿足不了家庭生活的日常開支。而他的天性又不允許他從事其它他所不愛的職業，這使得他無法承擔起家庭的重擔，因而引起妻子對他的不滿，導致夫妻關係的惡化。作為感情生活的補償，他愛上自己的學生海倫娜，由此不僅招來妻子對他的怨恨，

也引起兒女對他的蔑視。爲了擺脫一切的糾纏，最後他不得不走上絕路。但我們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西格蒙德的悲劇又是勞倫斯所崇尚的「自然人」的必然結局。

在勞倫斯眼裡，西格蒙德是一個符合他的理想的「自然人」。他體格健壯，感情豐富、深沉，又有很高的音樂素養；他的內心充滿了擺脫一切束縛，從而得到自由，即恢復其自然本性的渴望。而他所感到的束縛究竟來自何方呢？來自他對家庭的責任，甚至來自海倫娜對他抱有過高期望的愛。

從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格蒙德同他的妻子比阿特麗絲也是由戀愛而結合，他們之間的關係一開始並不像後來那麼糟糕；但隨著一個又一個孩子的誕生以及家庭開支的增加，他們的關係卻越來越惡化。這其間有機器文明給他們帶來的不幸，但也有西格蒙德本身的因素。孩子和家庭是對西格蒙德那種自由天性的一種束縛，因此他竭力想掙脫這種約束。但是，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任何一個人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或多或少對自己、對他人和社會負有一定的責任；若想擺脫或逃避這種責任，那定會受到生活的懲罰。西格蒙德的通過移情他戀來擺脫家庭的責任，可卻又陷入對情人應負的責任之中，最終他所嘗到的只不過是婚外戀的苦果。

那麼，該如何給這位「自然人」安排一個合理的結局呢？看來勞倫斯也沒有什麼更好的

辦法。因此，他一方面借西格蒙德之口，神秘兮兮地對所謂的「永生」做了一番批駁，認為它使得作為單獨個體的人變得毫無價值，使死亡顯得毫無意義；另一方面，他又無法讓西格蒙德繼續生存下去，不得不讓他去「投奔」永生。他的死亡的確毫無意義；他所卑視的妻子和他拋下的孩子都在竭盡全力將他從他們的記憶中抹除，並且他的妻子因他的死而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找到了生活的樂趣。而他所愛的情人呢？她也有新的追求者，正準備抖落掛在她身上的「死亡的枯葉」，在四月裡重新抽芽。用勞倫斯的話來說，「西格蒙德死了，除了小提琴上的一股霉臭味之外，他什麼痕跡也沒留下。」由此可見，勞倫斯所主張的「自然人」，不僅無法同機器文明相抗衡，恢復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和諧關係；其本身沒有什麼出路，其追求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價值。

*

《逾矩的罪人》這部小說的絕大部分篇幅描寫了西格蒙德與海倫娜這一對偷度「蜜月」的情人在海濱的生活，其間有歡樂、有柔情，同時也夾雜著惶惑與痛苦。在這段日子裡，海濱的沙灘上留下了他倆卿卿我我的話語，岩谷裡閃現著如膠似漆的身影，海浪中迴蕩著爽朗、甜蜜的歡笑。當分別的時刻來臨時，他們的心中充滿了痛苦和憂傷，真是「相見時難別亦難」。小說以極其真實感人的筆觸再現了這對情人那種分別時依依不捨、柔腸寸斷，想來日

憂心如焚、五內俱裂的情感。

勞倫斯在表現上述一切時，其手法很有特色。首先，他採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寫手法，將西格蒙德對家庭的那種矛盾心理，以及面對海倫娜的反覆無常他感到的惶恐與不解表現得淋漓盡致。尤其是西格蒙德在自殺之前對生活、對未來以及對生與死的問題所做的那一番思考，更是將他內心的痛苦與無奈在讀者的面前暴露無遺。

其次，他在表現人物的內心情感時還運用了許多象徵手法。例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華格納的音樂作品《特里斯坦和伊索德》及《翅翼》，以此作為象徵，揭示西格蒙德與海倫娜之間的愛情結局。除了音樂，自然景物也被用來作為某種象徵。

勞倫斯時常用自然的變化，如大海的波動、天氣的驟變以及山路的曲折來象徵主人公內心世界的變化，以及命運的多舛。總之，自然景物的每一變化，往往滲透著主人公的思緒與情感。情與景的交融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另外一個重要特色。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這本小說既有情的吸引和投入，又有美的享受和昇華，不愧出自一代巨匠之筆。今天我們將其譯出，以饗讀者。若讀者在譯文中發現有什麼不妥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逾矩的罪人

第一章

「拿掉那個弱音器，拿呀！」露易莎的手指飛快地從鋼琴鍵上縮回，並猛然轉過身，向那位拉小提琴的姑娘嚷道。

海倫娜慢慢地從樂譜上抬起頭來。

「親愛的露易莎，」她答道：「那樣的話會讓人無法忍受。」她站起身來，用手中的弓輕輕拍打著身上的白裙子，表現出一種冷淡和克制。

「可我卻不明白。」露易莎喊道，一邊從椅子上跳起來。她的動作有點誇張，就像一個人對自己所愛的人表示憤慨時那樣，「近來你居然能忍受給小提琴裝弱音器這樣的事。要在從前，你會斷然拒絕，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近來已能忍受許多事情。」海倫娜答道。她看上去滿臉倦容、神情麻木，但說起話來卻仍然言簡意賅。

露易莎那怒氣沖沖的挑畔態度不禁軟了下來。

「不管怎麼說，」她說道：「我不喜歡這樣。」儘管她仍帶著責備的口氣，但語調中卻透露出毫不掩飾的愛意。

「從『快板』接著往下彈吧！」海倫娜說，一邊用手中的弓指著露易莎面前那份莫札特的奏鳴曲樂譜上的某個地方。

露易莎順從地彈起了和弦。於是，音樂聲重又響了起來。

一位年輕人正仰坐在壁爐邊一把柳條扶手椅上。這時，他悠然地將視線從兩位姑娘身上移開，望著爐中的火焰。火焰隨著音樂的節奏在不停地舞動。顯然，他在這裡無拘無束；然而他在這間屋子裡卻又像個陌生人。

在倫敦城南一條寬闊的大街兩旁坐落著成百座式樣差不多的簡陋房屋，而這間屋子就是其中一座裡的起居室。大街上不時有有軌電車隆隆駛過，但這個房間卻與電車和倫敦交通的嘈雜聲毫不相干。這是海倫娜的房間，完全由她支配。牆壁是深綠色的，就像八月的樹葉；地上鋪著一塊綠色的地毯，地毯的四周露出磨光了的地板，使得地毯像黑色沃土中的一方草地。天花板、柱子的中楣和壁爐都是光潔的白色。除此以外，房間裡沒有其它雜色。

除了那架鋼琴之外，屋子裡的家具看起來都是些臨時過渡性的東西：壁爐邊的兩把輕便

柳條扶手椅，兩只不很牢固、亮光的黑色木製樂譜架，一對搖搖晃晃的椅子，以及牆壁凹陷處的那一架子書。所有東西看上去都很不固定，好像爲了讓房間保持乾淨、整潔，它們隨時都可能被拋到外面似的。綠色地板、牆壁以及牆根邊的白色護牆板給人一種靜謐感。

壁爐上有一對枝形玻璃燭台和一尊用皂石做的小佛像。那佛像出自中國，呈灰色，一臉的冷漠，完全陷入擺脫塵俗的思慮之中。除此以外，還有兩塊半透明的石頭，上面塗著玫瑰色和血紅色，十分美麗，並且還刻有中國的象徵物。另外，架子上還雜亂地放著一些紀念品、水晶石、貝殼和一些零零碎碎的海草。

如果一位陌生人走進屋來，他會感到不知所措。他只要環視一下那光禿禿、深綠色的四壁，並看一眼那寥寥可數的幾件家具，就可以確信無疑地感到自己是不受歡迎的。屋子裡唯一能給人以某種安慰的東西就是那盞在靠牆的架子上發著白光的燈和那株長著窄長葉子的碩大、美麗的羊齒草。窗台形成的黑暗使這一片綠色變得斑斑駁駁。只有這兩樣東西和爐火才顯得比較友好。

黑色的鋼琴上，那三支蠟燭發著柔和的光。音樂聲仍在響著，但就像幾隻半死不活的蝴蝶拍動翅膀發出的聲音，令人乏味、生厭。海倫娜機械地拉著琴。音樂在她的弓下被打碎了，因此自她琴中發出的音樂毫無生氣，難聽極了。那年輕人皺著眉，沉思著：他神情不安地再